

李学斌儿童小说《咫尺天堂》:

在伤痛中长大与飞翔

□李燕



长期以来,李学斌一直保持着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双管齐下的状态,他的文学理想、审美品位和阅读眼光,奠定了他创作的高起点和高品位。2010年前后,他完成了从“儿童文学创作型理论研究者”到“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型创作者”的角色转换,工作的压力、人生重心的转移使得他的儿童文学创作减少,但他并未放弃,一直在积累自我并寻求创作新突破——新作《咫尺天堂》就是有力的证明。

我有幸成为《咫尺天堂》较早的读者。该书以日记体的形式,真实展现了11岁男孩纪超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和妈妈不幸因病去世后内心的伤痛以及精神的成长。在阅读中,我一边跟随小主人公欢笑、落泪,一边为这部儿童文学作品勇敢直面“死亡”而暗暗捏汗。

首先,新作《咫尺天堂》让人欣喜地看到作家在他擅长的男孩形象和精神成长的审美观照上有了新的进展。

许多世界儿童文学经典作品都展现了无忧无虑、调皮顽劣、蓬勃潇洒的男孩的生命状态,透过一个个男孩子的生命状态,观察一个时代儿童的生命状态,由此表现了童趣、童心的文学主题,符合儿童天性和阅读审美期待。19世纪以来,“顽童”逐渐成为儿童文学中最主要的形象类别,如“童话外婆”林格伦笔下的淘气包埃米尔、法国著名的“小淘气尼古拉”、意大利万巴的9岁顽童加尼诺、永远长不大的男孩彼得·潘、曹文轩笔下的男孩桑桑、秦文君小说中的男生贾里、梅子涵故事里的戴小桥……他们的生命是如此鲜活生动,在阳光下绽放着热烈、欢笑和飞翔。李学斌也是男孩形象的写作高手,从处女作《追赶风车的男孩》到《蔚蓝色的夏天》,从《走出麦地》到《金色的手指》,李学斌在多篇作品中生动描写了农家少年的生活艰辛和自己成长以及精神人格的创建过程,也带来了质朴、高远、苍凉西部气息,成就了他与众不同、卓而不凡的文学风貌和品格。在这些作品中,他成功塑造了一些在艰辛生活中成长起来的、善良懂事而勇敢坚强的男孩形象。新作《咫尺天堂》又带来了一个新的男孩形象——纪超,这是一个学业优秀、懂事可爱、乐观坚强的阳光男孩,是一个丰富多彩、见多识广、纯真敏感的都市男孩。

全书从纪超四年级的暑假生活开始。“快乐老家”一段展现了纪超在回归乡村和自然怀抱中完全松弛的自由生命状态,而接下来的北京旅行,参观长城、军事博物馆也是现代都市孩子普遍的生活富足、备受呵护的真实生活。而这种真实的儿童生活状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浓郁的时代特色和丰富的现代社会信息含量,除了以前经常出现在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实验课、足球赛、讲故事比赛等等,日记中还展现了真人CS体验的班级活动、图书管理员的竞聘、班级的QQ群以及“黑客”事件、参与商场科技周宣传的社会实践等等,这些都让我们感受到现代儿童生活的纷繁复杂与丰富多彩。可以说,全书的前半部分(第1-6章)对当下儿童生活的描写相当精彩,栩栩如生地描摹了现代儿



童轻松自在、快乐阳光的生命状态。一位学者曾经把李学斌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从书写自我童年到以父性关怀写作当下孩子,再到创作真正的诗性童年空间”,并预言其“第三阶段尚需时日”,也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咫尺天堂》的推出可视为作家顺利进入第三阶段的标志,全书笔触真实自然、细腻生动,以一篇篇好玩、好笑而又感人肺腑的日记零距离地展现了都市男孩纪超学习、生活中的种种趣事、疑事、糗事,点点滴滴,简单拙朴,真情流露,毫无距离和隔膜,创建了“真正的诗性童年空间”。

随着新学期的开始,全书后半部分的叙事基调渐渐沉郁,尤其是从114页开始,疾病和死亡的阴影袭来,逐渐笼罩了纪超的家庭和他的幼小心灵。纪超在种种困扰、磨砺中逐渐长大,从一个没心没肺、嘻嘻哈哈、轻松自在的中学阶段学生成长为一个面对更多考试、更大学习压力的高年级学生,他在日记中记录了妈妈从患病、治疗到去世的过程,以及在那些黑暗日子里自己内心的孤独和伤痛,这些描写都让人感同身受、感叹唏嘘,让读者看到了他“为坚强而歌”的内心挣扎与成长,无不跟随其时而哀而痛而流泪,想必这也是本书受到小读者热评、说它动人至极的缘故吧。

这让我想起彼得·潘,那个永远长不大的男孩选择在永无岛上无忧无虑,而他的朋友温迪等人选择了回家。是的,我们需要给孩子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但也要让他们回到人间、回到现实,去面对和承受长大后带来的责任、苦痛、分离、沉重与艰辛,并在此过程中激发其面对困难的勇气、乐观、豁达、超越及不屈不挠的精神,以昂扬的态度面对真实的生活,建立自己的人格,书写自己的人生。因此,与彼得·潘相比,纪超这个普通至极的男孩子可算是真正的勇敢者。

《咫尺天堂》深刻触动我的另一点是该书对死亡的直面,并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去叙述失去至亲的整个过程。我一度不大能够接受儿童文学作品中出现死亡,担心死亡的沉重、残酷、悲凉、哀恸是孩子们无法接受的,会给他们心理上留下无法弥补的伤痛,或者由此带来一些消极影响。但我也深深明白,每个人必然会面临和见证生命的枯萎和凋零,鱼缸的金鱼不再游来游去,花儿的凋谢,亲人的去世……在死亡主题的作品中往往内蕴着深刻的儿童成长的指向性,因为在儿童所要经历的各种成长考验中,生离死别的伤痛无疑是最沉重的,智慧、真实地把死亡真相传达给儿童也是必要和不容回避的。如果在儿童文学作品中以适当的方式表现死亡,通过阅读认识、触摸和感知死亡,以审美的力量消除和安抚孩子内心对死亡的恐惧,将对其达到精神生命的成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小美人鱼化作泡沫升上天空,获得一个不朽的灵魂时,她的死亡带给儿童的不仅是哀伤,还有更多的舒展、轻快和慰藉,因为这样的生命消逝是向上的、轻扬的、美丽的,蕴含着对真善美的肯定和讴歌,对自我超越和彼岸世界的向往和追求。

在《咫尺天堂》中,作家仿佛在纪超的生活中画出了一条无形的线,线的一边是轻松自在、喧哗放纵,一边是紧张、孤独与伤痛。全书一开始,纪超和每个孩子一样享受着妈妈的陪伴、呵护、理解和关爱,心里装满了温暖和幸福,但天有不测风云,病魔的狰狞侵袭使妈妈一天变得羸弱,最后被死神无情带走。在整个过程中,从纪超拒绝相信妈妈绝症的这一事实,到他慢慢学会照顾自己、关爱妈妈、分担爸爸的压力,其成长是清晰可见的,而到最后,他在考场外写出《为坚强而歌》的好作文,他在妈妈的精神感召下变得坚强、超越。原家在写作过程中一直是秉承和坚守“原儿童生活真实这一原则”,纪超面对妈妈即将离去的无助和孤独以及妈妈离去后内心的悲痛,体现在文字中都是那样的朴素而简单,毫无矫揉造作和半点煽情,但是细心的读者一定会读到日记里多次写到家中的冷清、凄凉、寂寞。直到全书第180页,老师的一次错怪迫使纪超吐露实情,而同学的同情相怜使他的情感得到了一次彻底爆发,课堂上的痛哭抒发了一个小小少年多少日子压抑和恐惧!

在书中,作家对“妈妈”的刻画是饱含深意的。通过儿子日记字里行间的点滴小事,我们可以很清晰地勾勒出这个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形象。在儿子的眼睛里,妈妈不仅是一个好上进、业务精湛、乐于助人、好医生,而且是一个关爱和理解孩子的好妈妈,不仅无微不至照料他的生活,而且对他的做人做事有严格要求。病魔缠身时,妈妈一直是冷静、理性和隐忍的,也是坚强乐观的,她从未怨天尤人、悲观哭泣,而是坚忍、顽强地和病魔抗争,她眷恋生命,疼爱儿子,想尽办法来帮助儿子顺利过渡失去母亲的苦痛。她所做的一切为儿子树立起人生榜样,也让所有的读者流泪。而这一人物的光彩,也正是作家的价值立场和审美取向的潜在流露,在

儿童文学创作多元和混杂的今天,作家选择坚守自己的使命和文学理想,对儿童心灵的困惑、精神的伤痛矛盾挣扎予以审美的观照和引导,体现了其使命感。

正是出于这样的审美引导,我们可以看到作家不露痕迹的叙事设置:全书不是以死亡开始,也不是以死亡结束,全书的开始是纪超一家正常温馨的生活,全书结束时,纪超的生活仍然在继续,所不同的是,妈妈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存在,她从纪超的身边离去,却走到了纪超的生命里、灵魂中!全书引导孩子实现了直面死亡后的心灵愈合和精神超越;也许死神残酷地终止了亲人的生命,但一切都不会彻底消失,因为回忆还在,那些曾经拥有过的温暖、甜蜜、欢笑都还在;那个人到你的记忆里,生命里继续活着、永远活着,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生存和意义。而依旧活在世上的我们,也走出伤痛,继续健康、快乐地活着,《咫尺天堂》的题名想必也有这样的意味在其中吧,当所有的爱永驻心间,天堂也就在咫尺之间,触手可及。

很多年前,作为青年批评家的李学斌就一直在“呼唤一种在艺术表达上与少年儿童读者现实审美期待相吻合的艺术实现方式”,我想《咫尺天堂》就是他美学理想的产物。该书选择了日记体的形式进行写作,按照日记体小说的特征,多半是用连缀的数则日记将内容相互关联起来,而其中并无需叙述的语言进行交代勾连,让情节的发展暗含于日记的内容之中,又可以直接表达人物心情,凡此种种,皆是为了表现小说主旨服务。日记体一直是儿童文学作家喜欢选用的叙事方式,便于以自由活泼的行笔、趣味横生的角度活灵活现、纤毫毕现地叙写孩子的生活和内心。不过随着《小屁孩日记》的全球热销,爆笑日记、搞笑日记一时成风,各国、各语种都有,比如《古罗马日记》等,《咫尺天堂》与这些作品有着截然不同的美学旨归。书中的每一篇日记、周记都出自一个小学生纪超之手,记载了他在生活、学习中的种种趣事、疑事、糗事,看似毫无关联,但相互呼应,自然呈现出小主人公的生活环境、性格特征、所思所想等。全书通过一篇篇真实生动的儿童生活日记,拉近了和读者的距离,阅读之时仿佛聆听到小主人公的心声,他的喜怒哀乐、他的困扰磨砺、他的孤单恐惧,都让读者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和真实体会。

因为该书日记的主人公是一个小学生,所以作家有意识地使用了自然平实、符合童年思维和认知状态的儿童语言,但通读全书,隐隐感到一些情节叙述还不够饱满,情感浓度也略有淡薄。我想,这或许是由作家富含文化底蕴和个性色彩的叙事语言与虚拟日记里儿童稚态的语言表达之间的某种错位造成的。但从美学追求上看,作家在虚拟日记里既没有故作艰深,也没有玩弄玄虚,而是在单纯稚拙、质朴平易中传递出对童年深邃永恒的观照,这一点委实不易。在此意义上,《咫尺天堂》堪称近年来儿童小说的佳作,未来必将受到更多的注目和认可。

■关注

我不搞儿童文学,没发表过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品。但是,对辽宁的儿童文学创作却比较熟悉。我多次被邀出席他们的儿童文学作品研讨会,出席了他们在大连举办的第六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还为郁秀策划、主编的“小虎队儿童文学丛书”写过总序。在此10年前,郁秀策划、主编的“棒槌鸟儿童文学丛书”曾获全国大奖,而后来主编的“小虎队儿童文学丛书”不仅队伍壮大,“生气赛过当年”,而且影响更大。《文艺报》曾发文称辽宁为“儿童文学重镇”。这部评论集中收入了北京、上海等地专家及本省学者对这两部“丛书”及辽宁儿童文学发展的评论和介绍,清晰记录了辽宁儿童文学紧跟新时期脚步飞跃的发展历程。

今天,在吸取、发挥正能量,追逐梦想的前进步伐中,辽宁作协推出了厚实的辽宁儿童文学评论集《少年成长的心灵镜像》,的确很有意义。据此书主编赵郁秀在后记中称,主编此书的宗旨就是要像推出“小虎队”青年作家群那样推出青年评论家,扶持、巩固、发展辽宁的儿童文学评论队伍,使创作、评论双翼齐飞。

少年儿童是民族的未来和希望。儿童文学则为未来新一代的健康成长、为中华民族素质的提高,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儿童文学创作和评论相辅相成,齐头并进,方能实现儿童文学的审美、教化等功能。

但是,目前儿童文学评论面临发表园地少、社会辐射面有限等问题。我们应该把对青年评论者的培养、扶持与振兴整个儿童文学事业结合起来,多方面创造条件,让他们磨炼业务、开阔眼界,融到文学实践中,融到生活中,触发文学感悟,坚守学术尊严,使文学评论既能引领读者,又有助于作家创作的提高,推进文学发展。

本书涉及儿童文学研究、评论文章80余篇,作者六七十人,其中辽宁本地作者的文章占全书2/3的篇幅。文章以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时间跨度,囊括了老中青三代作者,对儿童文学,特别是对辽宁儿童文学的研究和评论,透彻完整地勾勒出新时期以来辽宁儿童文学的总体风貌、基本特质、艺术影响,也映照出了全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态势。

全书共分5个部分。主要是全国儿童文学专家及辽宁省评论家对新时期辽宁省儿童文学创作的全面扫描,特别是对“小虎队”文学现象的关注,带有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相结合的全局式的各具风格的评论,以及辽宁作家、评论家对儿童文学新现象、新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体现出评论者关注视野的广阔和学术研究的科学精神。

本书中辽宁作者多数为“60后”、“70后”及“80后”的中青年作者。这使我想起了2002年第六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的论文集精选集。那也是辽宁的首创。他们将大会论文用中英文对照方式于会前正式出版了一部厚厚论文集《当代儿童文学的精神指向》,容纳亚洲13个国家的优秀论文,使欧、亚、非洲国家的专家们都能直接阅读,迅速交流。记得《文艺报》发表过一位德国专家的评论,对此文大加称赞,文中曾提出全书50多篇论文中,最年轻的作者才26岁,名叫孔凡飞。现在的孔凡飞在这个评论集中有两篇洋洋洒洒的大评论文章,明显看出他的成长及辽宁青年儿童文学评论人才的成长。今天这部评论集中最年轻的作者为1988年出生,还不到26岁,看得出被称为“重镇”的辽宁儿童文学不仅出现、成长了一茬一茬“小虎队”青年作家,也早已注意培养了青年评论人才,相信会形成辽宁儿童文学评论的“小虎队”。这本书便是这支评论“小虎队”登台亮相的起点。

从“棒槌鸟儿童文学丛书”到“小虎队儿童文学丛书”,将近10年(1996—2005),一个飞跃。从《当代儿童文学的精神指向》评论集到《少年成长的心灵镜像》又是10年(2002—2013),又一个飞跃。

10年前赵郁秀主编出版的《当代儿童文学的精神指向》打开了与世界一些国家文化交流的窗口,这部书则展示了辽宁儿童文学界强大的后续力量。在文学界高举追寻中国梦的新形势下,辽宁推出这个评论集,定能推进他们追求儿童文学最高境界的美梦。

新的飞跃 新的起点

□邓友梅

■短评 罗杰·米罗图画书《若昂奇梦记》:

在夜的幻想中飘浮

□赵霞



漆黑的夜里,孩子一个人躺在自己的床上,等待着外出捕鱼的父亲归来。这时候,他能做些什么?

他只能躺着,什么也做不了。或许,他还想要用睡眠来努力抵抗身体里面逐渐膨胀着的那份不安感。然而,在身体的静态中,他的想象力却不可抑制地奔腾起来。不论醒着还是睡着,那个因为受到黑夜和孤独的滋养而变得格外庞大错杂的想象世界,把孩子彻底吞没了。

在巴西图画书作家、画家罗杰·米罗的图画书《若昂奇梦记》中,一个叫若昂的男孩就是这样陷入了渺无边际的幻想意识流中,而他的幻想的起点和边界,都是他的被单。

象以及被单上呈现的花纹,带着些许抒情诗的风格:“一个窃轻轻地落在若昂的额头上。是黑夜亲吻了若昂。它藏在哪儿?它不是躲在一声声的歌谣里吗?或者是藏在一阵阵的晚风里?还是在被子的丝线变成的一座座高山里?”小男孩甚至还在被子的“山峦”里制造了一场“小小的地震”。然而,在孩子睡着之后,他一直小心地为自己掩藏着的那份小小的恐惧感,却偷偷溜入了他的梦境。“睡梦中的若昂感到了一丝丝恐惧,恐惧也一丝丝地蔓延开来,难道是把装满恐惧的水龙头打开了?”

《若昂奇梦记》的插图据说受到巴西刺绣图案的灵感启发。插图中那些细致精美的线条和图案,巧妙地烘托出若昂想象世界的神奇瑰丽与错综复杂。我们看到,从被单的图案里幻化出无边的黑夜、古老的歌谣、轻拂的晚风、层峦叠嶂的高山峡谷、翻卷着浪花的大海、一个椭圆形的湖泊、一面巨大的渔网……这一切当然都是从若昂的想像里生长出来的幻象,每一个幻象里都有着若昂小小的身影。插图上,若昂的身体与被单关系的变化,似乎暗示着若昂与他飘浮于其中的那个幻想世界之间关系的变化:在男孩还没有睡着的时候,他的身体往往有一部分露在被单之外,或者就在被单边缘附近;这时候的孩子处于一种浅幻想的状态。而随着被单越来越完全地覆盖和卷住了男孩的身体,原本虚实交织的幻想就变成了全然虚构的梦境。这时候的若昂被他自己编织的幻想牢牢地包裹着,原本就藏在他心底的恐惧,此时也像梦境中的湖水般不可抑制地汩汩流淌出来。

透过若昂的梦境,我们看到了一个孩子如何竭力抵御着他内心小小的恐惧感:恐惧化为湖泊,若昂想把湖水排干;恐惧变成小鱼偷溜出来,若昂想用一张渔网去网住它;恐惧变成的大鱼冲破了渔网,若昂忙着去修补网上的窟窿;恐惧变

成的窟窿却越来越大,开始吞没一切……画面上,那样一张由密密织成的被单花纹构成的、从大到小,从密到疏,从大到小,生动地传达出一个人在家睡觉时的那份忐忑与不安。

在梦境中的恐惧感即将失控的时刻,若昂醒了过来。奇怪的是,他并没有从梦境重新回到现实世界,而是来到另一个比梦境更为奇异的幻想世界,因为醒来后的他发现,编织着他的梦境的那床被子,不知怎么被拆掉了,他的手里只有一根长长的丝线,而地上则散落着一堆字母。于是,若昂就用一个问号牵引着那根丝线,把字母一个个地串起来,重新给自己做了一床“字母的被子”。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结局,它笔下现实化的幻想和幻想化的现实,透着一股南美风情魔幻气息,我们可以把这个结局读成一种天马行空的幻想,但我们也可以这样解读幻想的意义:故事一直在男孩心中蔓延生长的那份恐惧感,似乎是在他自己掌握了想象的针线和材料之后,才得到了完全的释怀。醒来后的若昂“一边缝被子,一边哼起了自己编的催眠曲”,一种舒缓平和的氛围代替了此前有些紧张的情绪,它意味着若昂终于一个人走出了黑夜的恐惧。这对于那些与若昂一起紧张地体验着黑夜带来的不安感的孩子来说,当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结尾。

罗杰·米罗用黑、白、红三色的配合,来表现黑夜、梦境和幻想混合在一起的奇妙感觉。画面的线条和图样透着手工织物特有的柔软、纤细而精致的质感——这或许正是幻想的质地。这样一本精美的图画书,哪怕只是一页一页地翻看它的插图,也让人觉得意味无穷。

2014年3月24日,博洛尼亚童书展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宣布罗杰·米罗获得本届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其时我与罗杰·米罗同在发布会现场,我向这位1965年出生却依然保持着孩子精力和笑容的插画家表示了祝贺,并告诉他《若昂奇梦记》即将在中国出版的消息,他用中文连说“谢谢”。对于这位此前已连续两届提名安徒生奖的巴西插画家来说,这真是一份不小的惊喜,因为进入本届大奖终审的5位插画家中,还包括早已名扬海内外的英国童书插画家约翰·伯宁翰。然而,阅读《若昂奇梦记》这样的作品,我们会觉得,评委会之所以选择罗杰·米罗作为本届大奖得主,显然也是对于其图画书艺术的一种实至名归的认定。

■简讯

“荒野求生少年生存小说系列”新书上市

6月28日,接力出版社在京召开贝尔·格里尔斯“荒野求生少年生存小说系列”新书发布会。儿童文学作家金波,中国人民大学安大教授、儿童安全教育专家王大伟,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青少年教育专家孙云晓,Discovery国际品牌授权北亚区总监康晓霞,Discovery频道亚太电视频道北京代表处节目部宋飞飞,美国摄影协会会员邵风雷,四川警察学院应急救援教官肖兵等众多专家出席了发布会。

提到贝尔·格里尔斯的名字,很多人都会感到陌生,他主持的《荒野求生》在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他置身绝境,激发本能,突破极限的探险经历给全球数十亿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过贝尔节目的人,无不折服于贝尔那惊人的野外生存能力和强大的觅食能力,他在各种艰难卓绝的环境中奋力生存,为我们展现了人类所能达到的求生极限。

从2008年起,贝尔·格里尔斯就开始为广大青少年儿童,同时也为自己三个儿子创作“荒野求生少年生存小说系列”,他将自己丰富的野外生存经验融入精彩的少年历险小说,塑造了少年探险家贝克这样一个经典形象,在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中,生动描述了上百种简洁而实用的求生技巧,并传递了野外求生的永恒法则“永远保持微笑,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引领孩子们在危险环境中,镇静从容,险境求生。

亲身验证的险境求生技巧,逆境求生的少年硬汉形象,父亲对儿子的真情大爱,让本系列作品成为一套专为少年儿童创作的荒野求生的探险奇作和险境求生的实用宝典。(文讯)



在各种艰难卓绝的环境中奋力生存,为我们展现了人类所能达到的求生极限。从2008年起,贝尔·格里尔斯就开始为广大青少年儿童,同时也为自己三个儿子创作“荒野求生少年生存小说系列”,他将自己丰富的野外生存经验融入精彩的少年历险小说,塑造了少年探险家贝克这样一个经典形象,在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中,生动描述了上百种简洁而实用的求生技巧,并传递了野外求生的永恒法则“永远保持微笑,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引领孩子们在危险环境中,镇静从容,险境求生。亲身验证的险境求生技巧,逆境求生的少年硬汉形象,父亲对儿子的真情大爱,让本系列作品成为一套专为少年儿童创作的荒野求生的探险奇作和险境求生的实用宝典。(文讯)

童心世界 第256期 儿童文学 李学斌 论 莲花 儿童版画